

無須言語的微笑是愛

這是例行的神聖巡禮，晚上 8 點，下樓右轉走 1 分鐘，第一家超商不進去。再走，悠哉的再走 5 分鐘，先左轉再右轉，進入第二家超商，買一罐鋁箔包米漿，再繞一點路回家。15 分鐘，是運動，也是因為會快樂，因為第二家超商裡有一個可愛的小娃兒，今天我又買了一個微笑回家，用米漿開心的餵飽自己。

那一天，需要買的是悠遊卡，簡單的一張卡，可是對於開車二十年的我是陌生的；就近走進第一家超商，我不清楚悠遊卡放的位子，開口問店員妹妹：「請問悠遊卡放哪裡？」「啊？甚麼？」她皺著眉、斜著頭一臉疑惑，當然我第二次的問題她依然聽不懂，不過這次她做的回答是：「我聽不懂，妳要甚麼自己去找找看。」，然後轉過頭去沖咖啡，好像我不曾發問一樣。摸索半天才發現，那卡，那該死的卡，就在櫃台的左邊，方才我正站在它的右邊，我問不清楚，而它真該死的也不應一聲。只和我相距兩步的她，直到結完帳沒正眼瞧我，我走出門也沒說謝謝光臨。

出了電動門，手中的卡變得刺刺的，錢換來的，卻感覺沉重不想握著，還忘記了買米漿，可是一點也不想轉身回去，一點也不想。

這使我不容易踏出來的一步，感到挫折傷害，我生病後最大的失去，正是原有的字正腔圓的能力啊！可是.....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嗎？不能給我的是理解的眼神嗎？就算是同情的表情我都喜歡的啊！我有面目猙獰嗎？有態度無禮嗎？雖然口罩下看不見我的微笑，但是我的眼神是求救的訊息看不見嗎？如果亮出我的身障卡，會多一點點體諒嗎？我，受傷了，感覺不舒服，我不要再進去了，永遠不要。

悻悻然的往第二家超商走去，為了愛喝的米漿走，米漿我是知道會放在哪裡的，可以不用問。

第二間店裡是她正在值班，個兒不高、不頂漂亮，幫我結帳時她的眼神是看著我的，笑笑的跟我說謝謝；這讓我鼓起勇氣想試試：「請問悠遊卡放哪裡？」「妳說甚麼？」，這時妹妹的身子是前傾靠近我的，好，再試一次：「請問悠遊卡放哪裡？」，這次妹妹沒有回答，而是伸手將她左手臂上的原子筆和一張便條紙拿給我：「對不起！可以寫給我看嗎？」妹妹的臉上有理解和徵詢的表情，一種特別的微笑，溫暖的、體貼的笑，我好愛，真的好愛！我哭了，這小小娃兒，瞬間變成擁有強大臂膀的英雄，緊緊的抱著我！她輕輕的笑著跟我說：「沒關係，妳以後都用寫的就好。」嗯！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收到了，我用點頭、用力的點頭來感謝，我買下第二張悠遊卡。

心緒澎湃的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放棄經過第一家店的路，用悠遊似的步伐，雙手緊緊握住第二張卡，一步一步的陪著我的心，感受著第二張卡的溫度，一度

一度的，直到手心和眼淚有了一樣的溫度。我遇見的是怎樣美麗的一顆心啊！那心靈是怎麼成長得那樣明亮的？那張因付出而美麗的臉啊！我好奇也真的好愛！

現在，我已經習慣挑妹妹值班的時間去巡禮，去買米漿、去寄宅配、去繳費，去找在她面前的自在；我們用筆做交易，我們用微笑表示謝意，我們用揮手互道再見，我們是無言的知己，而我們的外表都不美麗。

現在，我有兩張悠遊卡，一張笑臉、一張臭臉，可以跟我出門的當然是笑臉，臭臉自然是躺在抽屜裡自我反省；笑臉已經和我遊歷了大半個台中市，發現了好多心世界，和認識了好多新玩意。它常回去小娃兒那裡，被餵得飽飽的，像我擁抱的關愛一樣，飽飽的，每一次遊歷微笑都和我一起。

只是一張卡，商品都一樣，人卻大大的不同，眾裡尋他千百度，不如偶然相遇；溫暖的笑容跟行業無關，和心才有關，我榮幸的看見最美的心、擁抱了最美的笑容。請，請一定要，要不吝惜笑容！不是妹妹應該對我微笑，而是我需要她真誠的微笑，是她在追尋她給的簡單關懷，是她讓我的悠遊一直快樂的存在。

希望有悠遊卡的身障朋友，都能擁有我所擁有的，都被簡單的關愛；而沒有身障卡的朋友，要珍惜每次得到的笑容，也要報以微笑，讓關愛的溫暖自然的延續、存在，用微笑來彩妝這個應該更美麗的世界。

小小娃兒，是芬芳了世界的一抹香，她的名字在我心中，叫作「愛」。